

# 赣南客家方言词汇与普通话的比较

侯慧芳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0日

## 摘要

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 客家话是其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方言, 这与其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密切相关。江西省南部地区是客家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 其方言词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赣南客家方言词汇的描写, 并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有助于揭示其独特之处, 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发现, 二者在词形方面有音节、词素、词序的不同; 词义方面存在扩大、缩小、交叉以及转移甚至消失等现象。

## 关键词

赣南, 客家方言, 词汇, 与普通话的比较

# A Comparison of Vocabulary in the Hakka Dialect of Southern Jiangxi with Mandarin

Huifang Ho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12, 2026; accepted: April 7, 2026; published: April 20, 2026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seven major dialects of Chinese, Hakka is the only one not named after a specific region, a fact closely linked to its exceptionally wide distribution.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is an area with a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Hakka population, and its dialect vocabulary holds considerable representativeness. By describing the lexicon of Southern Jiangxi Hakka dialect and comparing it with Mandarin, we can help reveal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demonstrating its research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e observe differences in word form between the two, including variations in syllables, morphemes, and word order. Regarding word meaning, phenomena such as semantic expansion, reduction, overlap, transfer, and even disappearance are evident.

## Keywords

### Southern Jiangxi, Hakka Dialect, Vocabulary, Comparison with Mandari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人口迁移与定居的历史进程中，常言“先至为主，后至为宾”。由此衍生出“客家”“客姓”的称谓，系相对于当地先期定居的“土著”而言。客家人所使用的语言，称为“客家话”“客话”或“客家方言”。

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其分布范围覆盖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湖南、四川等7个省区、200多个县市。从地域分布来看，客家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区主要位于粤东、粤中、闽西以及赣南地区。

这些地区有不少的纯客县市，如江西省有：宁都、兴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寻乌、定南、龙南、全南、于都、南康、大余、崇义、上犹、赣县。这些极大多数处在赣南地区。

江西省客家话以赣南客家方言为代表。

##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客家方言做了涉及词汇方面的研究。通过知网高级检索较为核心的学术期刊，现简要综述如下。

分析客家方言词汇特点有：邓晓华(1996) [1]、黄雪贞(1994) [2]。温昌衍(2008) [3]从词汇看大本营地区客家方言的分片。

练春招(2013) [4]对广东客家方言词汇做了概况。刘纶鑫，田志军(2003) [5]对客赣方言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

讨论客家方言与其他方言之间的关系有：1) 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如练春招(2000) [6]、温昌衍(2003) [7]；2) 客家方言与粤方言。如练春招(2000) [8]。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从词汇角度比较赣南客家方言与普通话的相关论文比较少。

接下来我们探索赣南客家方言词汇的概貌，比较它与共同语普通话的区别。分成词形和词义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为学界提供浅薄的参考。

## 3. 词形方面

### (一) 单音节词

1) 在客家方言中，单音节词数量很大，因为有许多词显然还没有经过词根或词根与词缀的结合过程，仍旧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而与之意义相当的普通话词语，却早已有了复音形式[9]。例如：

声(声音)	伞(雨伞)	裤(裤子)	恶(凶恶)	燥(干燥)	饭(干饭)
应(应答)	衫(衣衫)	袋(口袋)	怕(害怕、恐怕)	面(面条)	
台(桌子)	阔(宽阔)	慌(慌张)	席(席子)	咳(咳嗽)	被(被子)

软(柔软) 袄(棉袄) 凳(凳子) 袜(袜子) 明(明亮) 懒(懒惰)  
整(整修) 轮(轮流) 健(健康)

2) 在客家方言的单音词中,有不少是古语词或古方言的遗留,因为我们可以从古字书、韵书或其他古代文献中找得到。例如:

面(脸)	寻(找)	昼(上午、下午)	壮(肥胖)	解(押送)	镬(锅)
择(挑选)	否(不好)	掉(摇摆)	索(绳子)	凌(冰)	擎(举)
整(修)	晏(迟)	坼(裂缝)	炙(烤)	叫(哭)	炕(烘干)
禾(稻子)	捶(敲击)	搯(搓)	食(吃)	撮(端)	攫(推)
着(穿)	塍(田埂)				
萦(绕)	拗(折断)	腴(男阴)	揆(撒)	啐(吮吸)	汤(融化)
绚(捆绑)	蒔(插秧)	供(养)	炙(烤)	陂(堤坝)	菌(菇)
羹(糊状食物)	揸(掐)	髀(大腿)	秆(稻草)	交(遍)	

3) 在部分情况下,普通话与方言中存在一组对应的单音节词,二者所指相同而说法相异。若将这两个单音节词组合连用,恰好可以构成一个见于普通话的双音节词。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双音节词通常仅用于书面语体,口语中较少使用。例如:

方言	普通话	普通话	方言	普通话	普通话
细	小	细小	岭	山	山岭
乌	黑	乌黑	光	亮	亮光
饥	饿	饥饿	恶	凶	凶恶
寻	找	寻找	着	穿	穿着
喊	叫	喊叫	折	叠	折叠
烂	破	破烂	哄	骗	哄骗
燥	干	干燥			

4) 此外,部分概念在普通话中以单音节词表示,而在赣南客家方言中则对应为复音节词。例如:

肩头(肩) 蒙露(雾) 脚鱼(鳖) 灯盏(灯)  
蝉子(蝉) 梨子(梨) 墙头(墙)

5) 部分词语在普通话中表现为双音节形式,而在该方言中则呈现为三音节结构。例如:

胸脯前(胸脯) 心肝窝(心窝) 手指甲(指甲)  
鸡公头(公鸡) 水鸭子(野鸭)

## (二) 复合词

1) 从构词方式来看,赣南客家方言中存在一部分与普通话语素顺序相反的逆序词。这种同素逆序词构成了其词汇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10]。如:

天晴(晴天) 米碎(子)(碎米) 人客(客人) 单被(被单)  
合适(适合) 闹热(热闹) 欢喜(喜欢) 记忘(忘记)

篾青(青篾)	笋干(干笋)	鱼干(干鱼)	桃干(干桃)
菜干(干菜)	紧要(要紧)	常时(时常)	齐整(整齐)
气力(力气)	康健(健康)	装假(假装)	鸡公(公鸡)
鸡婆(母鸡)	牛牯(公牛)	牛婆(母牛)	老天爷(天老爷)
碑石(石碑)			

2) 部分复合词在与普通话构词方式保持一致的基础上, 其语素选择存在局部差异: 有的体现为前一语素的不同, 有的表现为后一语素相异, 亦有前后语素均不相同的个例。例如:

饭汤(米汤)	大髀(大腿)	松毛(松针)	打爆(打破)	乌蝇(苍蝇)
菜土(菜地)	讲口(吵口)	作田(种田)	垫本(赔本)	盘钱(路费)
落雨(下雨)	包粟(玉米)	转去(回去)	粪坑(厕所)	面盆(脸盆)
扯烂(撕破)	狗蚤(跳蚤)	天光(天亮)	树尾(树梢)	眼珠(眼睛)
起风(刮风)	颈箍(项圈)	抵得(值得)	墨盘(砚台)	打开(揭开)
剃脑(剃头)	脚迹(脚印)	禾串(谷穗)		

3) 有的词不仅词素与普通话不同, 构词方式也不同。例如:

藻子(浮萍)	颈茎(脖子)	红面(脸红)	过火(乔迁)	禾笋(茭白)
人工(时间)	晓得(知道)	回潮(受潮)	断暗(天黑)	灶前(厨房)
演文(客气)	过人(传染)	搞水(游泳)	做口(呼唤)	

#### 4. 词义方面

(一) 有些词在客家方言中的意义范围比普通话更大。例如:

眼: 在赣南客家方言中, “眼”的语义范围较普通话更为宽泛。其核心义虽指视觉器官, 但系统地引申指称各类孔洞之物: 既可指木板、衣物、纸张上的孔眼, 亦可指墙壁、地面的凹陷之处; 用于人体部位时, 则构成“耳朵眼”“鼻公眼”(鼻孔)、“肚脐眼”“屎眼”(肛门)等复合词。此外, “眼”还发展出量词用法, 用于修饰水源地貌, 如“一眼井”“一眼塘”。

屎: “屎”的语义范围较普通话显著扩大。其核心义虽指粪便, 但系统地引申指代各类被视为“污垢”或“黏稠物”的物质: 一指身体器官的分泌物, 如“耳屎”“鼻屎”“眼屎”; 二指体内组织或体液, 如脑髓称“脑屎”、男子精液称“卵屎”; 此外还包括器皿内的残留物, 如烟斗中的油膏称“烟屎”。

讨: “讨”的语义范围较普通话有所扩展。除“乞求”“索要”之本义外, 还引申出两个常用义项: 一是指娶妻, 构成“讨老婆”一词; 二是指遭受、蒙受, 用于“讨别人打”(挨打)、“讨人嫌”(被人讨厌)等搭配中。

税: “税”除了指“税收”的“税”以外, 还可以当作动词, 相当于“租”, 管“租房子”叫“税屋”, “租工具”叫“税家私”。

镜子: “镜子”不只指用来照见形象的器具, 各种玻璃也称“镜子”。

锡: “锡”不光指“锡”这一种金属, 也兼指搪瓷、铝, 所以铝锅、铝壶叫“锡镬了”“锡壶子”, 搪瓷碗叫“锡碗子”。

霸: 就词汇语义而言, “霸”在方言中发生了语义特征的转移。其核心的“强横”“强力”义被投射至味觉感知领域, 用以修饰酒性的浓烈程度, 从而形成“酒精度高的酒亦称‘霸’”这一方言特色用法。

乌: 普通话中, “乌”仅作为不成词语素出现于“乌云”“乌黑”等复合词中, 表示黑色。而在赣南

客家方言中，“乌”的使用范围明显扩大：既可独立使用表示黑色，如“乌鸡婆”“墨乌”；又可表示状态的改变，用于指称火焰熄灭（“火乌了哩”）或灯光熄灭（“灯乌了哩”）。

跌：“跌”在赣南客家方言中的语义范围较普通话更为宽泛。除“跌倒”之本义外，还引申出三个常用义项：一指物体向下坠落，如“跌落”；二指物品遗失，如“跌了钱”；三指抽象层面的衰败或损失，包括家道中落（“跌苦”）和面子受损（“跌面子”）。

鼻：“鼻”在方言中是一个多功能语素。在名词层面，其语义从器官（鼻子）延伸至该器官的产物（鼻涕），形成“流鼻”等搭配。在动词层面，该词通过词类活用，获得“嗅”“闻”之义，构成“鼻下子”等短时体表达，体现了方言词汇的经济性原则。

紧：在赣南客家方言中，“紧”除保留普通话中与“松”相对的形容词义及“紧急”义之外，还发展出重要的副词功能。其一是表示频率的“总是”“老是”，用于“紧话”（总是说）、“紧做”（不停地做）等结构中；其二是表示程度的递进，相当于“越”，构成“紧走紧远”（越走越远）、“紧话紧多”（越说越多）等固定格式。

苦：上文说到，“苦”有[k<sup>h</sup>u]、[fu]两个音，前者为文读，有辛苦、劳苦、贫穷的意思，后者为白读音，指味道苦。

瓦：“瓦”除了指盖房子的瓦外之外，还指一切陶器，如“瓦壶”“瓦盆”等，陶瓷品可以统称为“瓦”。

灶下：“灶下”不光指灶头下，而是指整个厨房。这个词其实历史久远，《后汉书·刘玄传》里就曾引汉时的长安谚语“灶下养，中郎将”，揭露当时政治混乱，只要皇帝（更始帝）高兴，即使是在厨房做工的伙夫，也可以提拔起来，授予中郎将这样的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

脚：在赣南客家方言中，“脚”的语义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系统性延伸。其一，由人与动物的行走器官，引申指器物的支撑部位，如“桌脚”“凳脚”“床脚”等。其二，进一步泛化为各类物体的“底部”或“最下部”，涵盖自然地理（“岭脚”）、人造物（“墙脚”“桶脚”）及衣物（“裤脚”）等范畴。其三，还延伸指称液体或固体的残余部分，即“沉淀物”或“剩余物”，如“酒脚”（酒渣）、“油脚”（油底）、“茶脚”（茶渣）、“菜脚”（剩菜）、“水脚”（水底沉淀）等。

（二）与普通话相比，赣南客家方言中部分词语的语义范畴呈现出“收窄”的特征，即方言中某一词项的义项数量少于其在普通话中所对应的词项，需借助其他方言词汇来表达普通话的相应义项。例如：

接：“接”的语义仅限于“接收”“迎接”。普通话中表示“连接”的义项，方言不使用“接”，而用“驳”表达，如“驳起该两根绳”（接起这两根绳子）。

破：赣南客家方言中，“破”的义项主要包括：女子初次生育（“破身”）、动物剖腹（“破肚”）、剥去豆荚（“破豆”），以及受共同语影响引入的“破坏”“破除”等抽象义。而普通话中“破烂”“破裂”等义项，方言则分别用“烂”和“爆”表示，如“烂衫子”（破衣服）、“打爆”（打破）。

结：“结”在赣南客家方言中仅指“团结”“缔结”“打结头”等义。普通话中植物“结花蕾”“结果实”的义项，方言不使用“结”，而用“打”或“着”表达。

饭：就语义范畴而言，方言“饭”属于“下位词”，专指煮熟的干饭；而普通话“饭”则属于“上位词”，可泛指米饭、面食等各类主食。这种“上下位”关系的差异，体现了方言与普通话语义概括层级的不同。

收：“收”在赣南客家方言中涵盖“收拾”“收衣服”“收税”“收工”等义项。但普通话中“收信”“收割”的用法，方言不使用“收”，而分别用“接”和“割”表达，形成“收—接—割”的义项分布格局。

差：“差”仅有“差别”和“质量低劣”两个义项，不具备普通话中“缺欠”的语义。表达“缺少”

“欠缺”时，方言用“争”，如“争滴子”（差一点儿）、“争一个人”（差一个人）。

快：“快”在赣南客家方言中仅指“速度快”。普通话中“快”表示“心理愉悦”（快乐）和“刀具锋利”的两个义项，方言均不使用“快”，而分别用“欢喜”和“利”表达。

穿：在赣南客家方言中，“穿”仅指“穿过”“穿通”等空间穿越义。普通话中“穿衣服”的“穿”，方言不使用“穿”，而用“着”表达。

长：“长”在赣南客家方言中仅有“长短”的形容词义和“长官”的名词义，不具备普通话中“生长”的动词义。表示植物生长或人体发育时，方言用“生”或直接使用形容词谓语句，如“谷生芽”（谷子长芽了）、“你较大了”（你长高了/长大了）。

（三）赣南客家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还存在“词义交叉”现象，即方言与普通话共有某一词项，但双方在义项分布上呈现“部分重叠、部分错位”的格局——既有共同的义项，也有各自独立保留或缺失的义项。例如：

生：在赣南客家方言与普通话中，“生”均保留“生熟”“生疏”“生死”等核心义项，如方言称活鱼为“生鱼子”、称植物成活为“栽生了”。此外，方言中的“生”还发展出“生长”义，用于“生牙齿”（长牙）、“生霉”（长霉）等搭配。然而，普通话中“生”所承担的“生育”（生孩子）、“生疮”（长疮）、“生病”以及“果实未熟”（生苹果）等义项，方言则分别用“养”（养崽）、“发”（发疮、发病）等词项表达，不使用“生”，体现了双方在生育、病变、果实成熟度等语义领域的义项分化。

细、小、嫩：在赣南客家方言与普通话中，“细”“小”“嫩”分别与“粗”“大”“老”形成反义关系，二者在诸多用法上具有一致性。然而，二者之间存在系统的义项错位：普通话中大量使用“小”的语境，方言偏好使用“细”，如“细崽”（小儿子）、“一家大细”（一家大小）、“细雨”（小雨）、“细鱼子”（小鱼）、“细脚婆子”（小脚女人）、“细瓶子”（小瓶子）、“细桶子”（小桶）、“细房间”（小房间）等。但“细心照顾”“做事细心”等抽象义，方言仍用“小心”表达。另一方面，普通话中用于形容线、沙粒等物体的“细”，方言则用“嫩”表示，如线很“嫩”、沙粒很“嫩”，形成了“细—小—嫩”三者之间的跨域对应关系。

宽、阔、狭、窄：在普通话中，“宽”与“阔”存在明确分工：“宽”指横向距离大，与“窄”相对；“阔”指面积大，与“狭”相对。而在赣南客家方言中，“阔”的功能范围明显扩大，基本取代了“宽”的用法，用于表示横向距离（如“该条马路顶阔”——这条路很宽）和面积大小（如“该丘田蛮阔”——这块地很宽阔）两种意义，同时还可指布幅宽度（“该种布箝顶阔”）。方言中的“宽”则仅存于“放宽心”“宽大处理”等少数固定表达中。就“窄”与“狭”而言，方言中“窄”不能单用，仅在与“狭”连用时表示宽度或面积不大，如“我格屋项狭窄”（我的房子很狭窄）；而“狭”则可单用，覆盖宽度（“路狭”）、面积（“地方狭”）等语义场，仅在衣物合身度方面（“衣服狭”）可能被“细”替代，体现了方言内部词汇系统的互补分布特征。

（四）赣南客家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还存在“词义转移”现象。这类现象表现为：方言与普通话虽使用相同的词形，但所指概念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体现了方言词汇系统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独立发展路径。例如：

房、屋：在赣南客家方言与普通话中，“房”与“屋”的所指恰好形成互换关系。方言中，“房”仅指建筑物内部的单个房间；而“屋”则指整幢建筑物。普通话的用法恰恰相反：“房”指整幢房子，“屋”指其中的房间。二者在“整体—部分”的语义指向上呈现镜像对立。

气色：“气色”在客家方言指气味，普通话指脸色和神情。

叫：在赣南客家方言中，“叫”的语义范围大幅收缩，仅保留“哭泣”一义。普通话中“叫”所表示的“呼喊”“鸣叫”“称呼”等义项，方言均用“喊”表达，形成“叫—喊”的功能分工。

地：“地”在赣南客家方言中指“坟墓”，属丧葬领域；而在普通话中指“田地”，属农耕领域。同一词形在方言与普通话中指向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体现了词义的定向转移。

扛：“扛”在赣南客家方言中指两人以上合作抬举物体，相当于普通话的“抬”；而普通话中的“扛”指一人独立承担物体。二者在“合作-独立”的动作主体上形成对立。

抛：在赣南客家方言中，“抛”指交通工具的颠簸震动，如“车顶抛”（车很颠）。普通话中“抛”的“投掷”“遗弃”等义项，方言则用“丢”表达。同一词形在方言与普通话中指向完全不同的动作类型。

刁：“刁”在赣南客家方言中属褒义词，指人聪明机敏；而在普通话中属贬义词，指人狡猾奸诈。同一词形在方言与普通话中承载截然相反的情感色彩，体现了词义评价维度的地域分化。

地下：“地下”一词在赣南客家方言中指“地面之上”，即人行走活动的表面；而普通话中的“地下”指“地面之下”，即地表以下的空间。同一词形在方言与普通话中指向垂直维度的两端，形成“地上一地下”的语义反转。

南瓜：在赣南客家方言中，植物名称存在系统性的“名实错位”。普通话所称的“南瓜”，方言一般称“番瓠”（或“番蒲”）；而方言所称的“南瓜”，实际上指普通话的“丝瓜”。这种交叉命名体现了方言与普通话在植物分类与命名上的不同传统。

(五) 部分方言词义保留了古代汉语的用法，而这些古义在普通话中或已消失，或发生转化，从而构成赣南客家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显著差异。此类现象为考察方言词汇的历史层次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

走：在客籍话和宁石一带，“走”的意思是“跑”，正合“走”的古义。《孟子·梁惠王上》载：“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赵岐注：“走，奔也。”可见“走”表“奔跑”乃先秦常义。而在现代普通话中，“走”已转化为“步行”，其古义“奔跑”则由“跑”承担。方言对这一古义的存留，体现了其在汉语词汇演变史上的“活化石”价值。

瓦：上文说到，客家方言称各种陶器均为“瓦”，这也与“瓦”的古义相合，许慎《说文解字·瓦部》：“瓦，土器已烧之总名。”

掉：在赣南客家方言中，“掉”保留“动摇”“摇摆”之义。此用法可上溯至先秦文献。《国语·楚语上》载：“譬之牛马，处暑之既至，虻（繁体作“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韦昭注：“掉，摇也。”文中所言“不能掉其尾”，即指牛马因蚊虫侵扰而无法摇摆尾巴。而在现代普通话中，“掉”已转化为“落下”“遗失”“转动”等义，其古义“摇摆”已消失，仅存于“尾大不掉”等少数成语中。客家方言对这一古义的存留，体现了其在汉语词汇演变史上的保守性特征。

利：“利”在客家方言中指刀器锐利、快，反义词是“钝”，这与“利”的古义相同。《荀子·劝学篇》：“金就砺则利。”

面：“面”指脸。客家方言没有“脸”这个词。由于“脸”这个词是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脸部只称“面”，《庄子·秋水》：“于是河伯始旋其面目。”

汤：“汤”在宁、石一带客家方言中指热水，那里称洗澡为“洗汤”。这与“汤”的古义相同。《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

舌：客家方言称口吃为“结舌”，其实应当写作“鸩舌”，因客家方言没有撮口呼，“鸩”与“结”便音相通了。“鸩舌”原指言语难懂，《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因口吃的人话说不清楚，说话也很难懂，所以也称为“鸩舌”。

屋瓦(见上文)

灶下(见上文)

扛(见上文)：赣南客家方言中未设“抬”一词，表示两人合作抬起重物之义由“扛”承担。此用法正

与古汉语相合。考“扛”之本义，一为“横关对举”，即以两手横持重物举起，如《史记·项羽本纪》载籍“力能扛鼎”，张守节《史记正义》释为“横关对举也”；二为两人共抬一物，如《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载：“又令十人扛之，犹不举。”李贤注：“扛，举也。”文中“十人扛之”即指多人合力抬举。而在现代普通话中，“扛”已转化为一人肩负担荷之义，两人以上合作用“抬”表示。客家方言保留“扛”之古义而未设“抬”词，体现了其在动词分工系统上的历史保守性。

## 5. 结语

综上，赣南客家方言词汇相对于普通话，在词形和词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在词形方面，有音节、词素、词序的不同。

客家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单音节词语，而与之相对应的普通话词语，却表现为复音形式。这些单音词中，有不少是古汉语或古方言的遗留。普通话与客家方言中存在一组对应的单音节词，可以构成一个见于普通话书面语的双音节词。

此外，部分概念在普通话中以单音节词表示，而在赣南客家方言中则对应为复音节词。部分词语在普通话中表现为双音节形式，而在客家方言中则呈现为三音节结构。

在复合词中，赣南客家方言中存在一部分词语，与普通话互为同素逆序词。部分复合词在与普通话构词方式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其语素选择存在局部差异。有的词不仅词素与普通话不同，构词方式也不同。

在词义方面，客家方言中的意义范围跟普通话相比，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 1) 词义扩大。某些词语涵盖了相对应的普通话词语没有的义项；
- 2) 词义缩小。方言中某一词语的义项数量少于其在普通话中所对应的词语，需借助其他方言词汇来表达普通话的相应义项；
- 3) 词义交叉。客家方言和普通话有共同的义项，也有各自独立保留或缺失的义项；
- 4) 词义转移。客家方言与普通话虽使用相同的词形，但所指概念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完全相反；
- 5) 词义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存古现象。部分方言词义保留了古代汉语的用法，而这些古义在普通话中或已消失，或发生转化。

通过上述叙述，我们也许能对赣南客家方言词汇与普通话的比较有进一步的了解。

## 参考文献

- [1] 邓晓华. 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J]. 语言研究, 1996(2): 89-95.
- [2] 黄雪贞. 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J]. 方言, 1994(4): 268-276.
- [3] 温昌衍. 从词汇看大本营地区客家方言的分片[J]. 学术研究, 2008(4): 141-146, 160.
- [4] 练春招. 广东客家方言词汇概况[J]. 学术研究, 2013(9): 152-158.
- [5] 刘纶鑫, 田志军. 客赣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2): 115-120.
- [6] 练春招. 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0(3): 48-53.
- [7] 温昌衍. 客赣方言关系词与客赣方言的关系[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2): 121-125.
- [8] 练春招. 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3): 65-69, 96.
- [9] 刘纶鑫.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10] 钟声环. 兴国县志[M]. 赣州: 赣州品新艺术印装中心印, 2001.